

列傳



陳康伯

蔣芾

錢端禮

蕭燧

黃祖舜

李彥穎

王十朋

梁克家

葉顥

魏杞

龔茂良

王大寶

范成大

吳芾

汪澈

葉衡

周葵

劉珙

金安節

黃洽

陳良翰

葉義問

葛邲

施師點

王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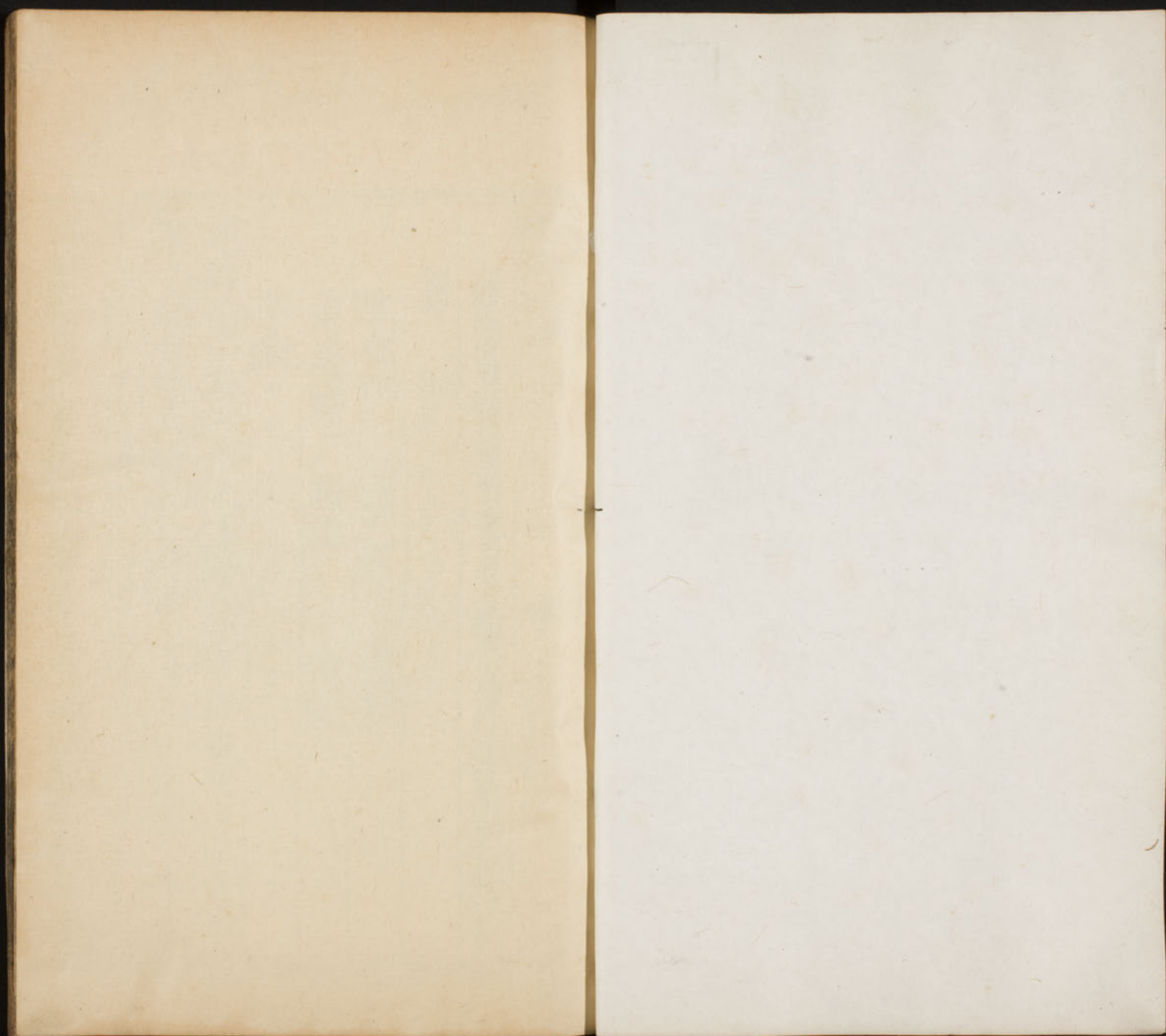
王剛中

王應辰

杜莘老

明監本宋史

卷九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 三百八十四

開國司程國鑾國書前書右丞觀修國碩經事都總老

魯

陳康伯

梁正家

汪澈

葉義問

蔣詒

世顯

葉衡

陳康伯字長知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

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二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

丁內艱齊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

魁邑得全建炎末為勅令制定官預脩紹興勅令尋

宋史列傳卷一百四十三



通判衢州州縣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  
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奏鹽高宗  
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  
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  
康伯與奏初太學有舊槍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  
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  
金至汴將捕不供餉閉戶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  
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部伴端午賜扇帕  
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永州海盜間作朝  
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之夢山出

爲兵父之不送者陰倡亂康伯訊行實論殺之州以  
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禮死起爲漢州將出峽召  
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  
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蒸禮戶部乞約歲用會  
所入儲計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  
此有司希禮意與大獄康伯平獄直寬士大夫存歿  
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  
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  
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爲言朝廷特特和康伯與同  
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



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  
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  
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  
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  
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  
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主今宜冠以屬籍  
於是詔以為皇子封建王實三十二年二月也明年三  
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  
出嬖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八臣且以淵聖凶問至

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綸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  
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  
策一增剗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  
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剗實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  
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  
帥及揚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  
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  
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  
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



獨以爲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  
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信願分三衙禁旅  
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  
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  
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  
史陳俊知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爲以作士氣康  
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  
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  
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高鑄率近常時人恃以  
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

就康伯議

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  
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  
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  
奏曰白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旣堅請下詔親征以葉  
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爲都  
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  
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三十  
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  
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  
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



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宜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

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敕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臥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馬歸宅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輿至六十有九贈太師謚文恭拜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補護喪歸子偉節除直秘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子偉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於途之慶元初配



亨孝宗廟庭改謚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入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府判時金主亮死衆皆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迫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其遠慮召為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即官館職疏劾失克家一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筭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筭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

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為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脩金好金索所獲



得啓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  
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  
克家請選置官屬壇壝讀員遂以三十朋陳良翰為  
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  
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  
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  
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  
年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願養愈勝  
天顏悅澤朕退不勝喜克家奏竟未得拜以為已憂

既得拜固宜其樂允文奏堯獨享皇帝之壽以此上  
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  
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  
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  
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  
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陞辭  
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  
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  
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  
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隆旨仍知



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問  
不逾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為之垂涕  
贈少師謚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邨入侍愛其風  
度峻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  
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  
州沅州用万俟卨薦為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乙令  
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  
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

防浸池澈陳

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

帝數言

仁皇后攢官詆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

內皆當遷命澈投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

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驥樂未安宮

夾樗里疾墓示嘗遷國朝官廩儀制在

不許開故合附類遷出者縣其墓庶與高宗大悟悉

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頌知犯邊謔澈言不素備事至

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惰宜加蒐閱使有闕

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

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



鎮江大校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三十一年上元前  
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  
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  
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為金人今荆襄無  
統者江海之備禦因陳脩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又  
遷兵權內結閣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  
欲存護使去澈與後知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  
景山來求學易端澈言天下之勢疆弱無定形在吾所  
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  
吾國願陛下赫然震斷益兵嚴備帝告中外將見上

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  
所部三萬人屯京襄以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  
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  
為屬偕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  
之時欲置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為荆楚門戶不  
可棄敵將劉蕡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  
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  
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  
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  
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穎相次歸職方



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准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  
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為參知政事與  
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  
浚使江淮澈以參議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撝守  
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侗於蔡襄漢沔壤荆棘彌望澈  
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  
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  
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武  
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  
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

甫侗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  
軍墮敵計趙撝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  
澈漫不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  
洞霄宮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生知建康府尋  
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  
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  
籬又皇甫侗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陽失兩郡侗復  
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乞趙撝王宣築城儲  
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幾會之來難以豫料孝  
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



四百十  
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平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莊敏澈為殿中曰薦為後知三十朋陳之茂為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尔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為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

純以法俯自舉其間殊異乃神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故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在檜中以為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舉義問拘其舟義問投繯曰吾寧得罪不為不祥常止白檜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甚諫慶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遂以言得罪者宜叙復擢殿中待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為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鉅異已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



一關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  
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  
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  
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脩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  
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  
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  
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  
錡捷言至請之至軍城又添生兵劉更曰生兵何物  
耶聞者掩口至鎮江開瓜洲官軍與敵相待大失措  
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

平不校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燾問乃遵  
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又聞敵擄瓜洲  
采石兵甚眾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  
則有不測遂趨建康而金主亮被試師退義問還  
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承平次膺論義問頃護  
諸將幾敗事以中興具親簡禁州乾道元年詔自  
便六年卒年七十二

蔣善字子禮常州晉陵人之子曾祖與二十一年  
進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遷起兵部善直學士院時  
宦者梁珂事上善却其權尹穡論其與珂善奏罷



三百九十八  
之策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改將才行伍  
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馬正人仍  
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  
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帶奏方之財量書於養兵藝  
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  
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先陳敏勇汰三千人  
咸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  
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費無  
甚臣考覈在內北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  
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

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帝曰將來  
都督非卿不可帝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  
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  
真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顥魏杞罷帝採衆論參已見  
為善邊忘上之明年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帝力辭有命  
旨欲令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帝  
決之帝妻天時人言未至涕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  
軍居於所之有旨自便尋復舉洞霄宮卒帝怒以言



奉天皇帝上知下... 間致... 以不能任立... 及  
責... 於... 而... 於... 致...

葉嗣字子昂... 仙遊人... 紹興元年進士...  
廣州南海縣... 盜... 發... 同捕... 獲...  
盜... 人... 歸... 其... 名... 曰... 妻... 故... 若... 存... 賞... 三者皆  
罪... 不忍... 為... 也... 即... 曾... 開... 大... 喜... 之... 知... 信... 州... 貢... 溪... 縣... 時... 詔... 行  
經... 界... 滿... 議... 以上... 中... 下... 二等... 定... 回... 稅... 願... 請... 分... 為... 九... 等... 守  
從... 之... 令... 之... 六... 邑... 必... 以... 溪... 為... 式... 知... 紹... 興... 府... 上... 虞... 縣... 凡  
輸... 授... 令... 民... 有... 推... 貨... 力... 甲... 乙... 不... 以... 付... 吏... 民... 欣... 然... 皆... 以... 實  
應... 催... 租... 各... 書... 其... 數... 與... 民... 比... 使... 自... 持... 戶... 租... 至... 庭... 親... 視... 其

入... 咸... 便... 之... 師... 曹... 遂... 令... 合... 嚴... 其... 租... 先... 期... 送... 竹... 之... 八... 願... 請

少... 亦... 其... 期... 派... 終... 必... 麥... 大... 熟... 民... 輸... 租... 反... 為... 二... 邑... 米... 海... 入

... 許... 薦... 于... 朝... 願... 副... 辭... 賀... 正... 中... 遂... 薦... 請... 追... 恩... 召... 見... 謝... 論

... 未... 在... 中... 京... 之... 民... 日... 金... 鑾... 輿... 之... 返... 其... 籍... 割... 勿... 高... 宗

... 納... 除... 將... 作... 監... 鑄... 如... 廣... 州... 青... 田... 令... 陳... 光... 為... 美... 金... 萬... 萬

... 以... 所... 賦... 充... 所... 賦... 而... 息... 退... 之... 兄... 居... 廣... 州... 之... 弟... 居... 南... 平

... 一... 編... 以... 法... 恩... 現... 不... 悅... 屬... 常... 州... 通... 緡... 錢... 四... 十... 萬... 可... 也

... 先... 後... 願... 知... 常... 州... 合... 扼... 邊... 高... 宗... 視... 帥... 建... 康... 遂... 既... 既... 而... 賜

... 對... 是... 次... 因... 言... 懷... 舊... 莫... 先... 於... 將... 相... 故... 相... 張... 浚... 文... 論... 每... 意

... 是... 天... 曾... 以... 相... 繼... 下... 遺... 願... 初... 至... 都... 無... 旬... 月... 餘... 未... 一... 年... 餘



籍錄二十餘萬或勸徵羨願曰名美餘莽三在則橫數  
異民之膏血也必制易賞心實匪之召尚書郎  
右司詔求直言願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地  
郡之意寄是初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言除吏部侍  
郎復遷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吏部所以為  
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言上嘉之令刻板頒  
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  
臣梁俊彥請就沙田廬場帝以問願對曰沙田乃江  
濱地田隨沙漲而溢沒不常着界場則臣亦不知也且  
辛巳軍興廬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屬其後上曰誠

如卿言願空申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  
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然君皇恐汗下是日  
詔沙田廬場並罷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願力  
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抗入拒府乃上言改願云願之  
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儲  
史王泊岸亦論之願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既安府時王參知陸燻中令  
炎調轉置對梁承恩疏劾奏上以安宅伯厚風聞美  
實並氣所居官仍賦安宅為州召國近聞人見上書  
之曰野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陸燻等院言亦不



尚書左僕射姜肱等使觀首爲臣歷辰二十朋陳亮  
翰周禮陳之遠而時者光朝等可備事或倚從焉  
上嘉納又言自亡明君用人使賢臣使使臣使使  
去秦其上曰國之盛衰者皆由乎賢不肖也周有曰奕  
有管秦在用不用曰國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  
見有共驩管者然有驩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爲  
誰顯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使知傳上以國用不裕詔  
宰相兼國用使使使政同知國用字顯乃言今日費財  
養兵爲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  
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

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爱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  
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  
建康劉滂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  
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謂引漢  
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監至家不疾而薨年六  
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蓋正簡顯爲人簡易  
清介與物若無忤至慶大寺表然不可奪及入高宗嘗  
上言議切時相名捕甚急顯與同邸掩合遂去登曰不  
爲君累乎顯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爲具舟楫遂去  
自初仕不字相服食僅麥田宅不改其舊

宋史三百八十四卷 卷一百四十二 十一



景衡守壽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  
州守德薄稱尉以養國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清溪戶  
歲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  
百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領縣徵  
科為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論民不違一吏而賦自足  
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  
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選選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為  
災衡發倉為糜以食饑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  
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而不救耶疫大作衡  
單騎命醫藥自隨備問疾苦活甚且出衆穢言陵水

李三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為于上即除知秀州上  
之信真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瀟湖有圩田四十  
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  
後阡陌成彼管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  
鹽課六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復  
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蠶之多寡具身戶本錢  
以時給之鹽之羨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  
自絕矣仍命措置管三人淮南於潤州浙東於明州  
浙西於秀州丁鹽處各置一官各領馬若干匹歲終  
旨奏馬政之弊實公審制



四等衙奏陛下... 計其數為... 乃賜... 以袍帶鞍馬... 要訖事赴闕上... 翰賜之知荆南... 密院事拜參知... 稱其職必又任... 數盡以京會立... 銳意恢復凡將... 帥器械山川... 守悉經恩慮... 對畢

從容賜坐講論... 手詔賜衛曰... 使有二千二百... 百萬內藏庫五... 之數專命御指... 曲宴宰執於殿... 常少亂曰常多... 極洽成康而已... 言商周之君享... 以無逸為龜鑑... 社稷之福上... 言朝廷所用正... 論其



人如何不可有官如唐李林甫黨相攻四十年終主  
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元賊易去朝中聞言難  
嘗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勤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  
武我非難事御寶會封令與監安府實思求改令入  
官徭奏選人及官非奏對稱曰則用考舉慶勳一日  
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則命上諭  
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  
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  
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  
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實之  
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  
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  
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  
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愨薦達人才葉義  
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  
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願清儉正直而衡才智  
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三



#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史三百八十五

開禧會司  
國事  
前書  
石  
家  
新  
舊  
志  
新  
志  
卷  
八  
十五  
表  
卷  
八  
十五  
表

葛郊 魏希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蕭泰良

高郊之妻蒲其先居可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  
 兩祖各至郊五世孫利壽六少壽仲至郊三子學淵  
 令知心警敏其母得懷異夢一見壽高曰吾命以陰夜  
 寢夢府二元丞會命人祀江上元會既竟其母曰出  
 郊不復而歸留其子張煥三子煥皆善書之煥子煥



之數為御定之書... 除國子博士... 受... 院禮自除正言... 分生於... 初額四萬八千... 通四川酒額... 有定數而... 詔有司... 額官吏不增賞... 以六事對... 中書舍人... 少制國用... 年以來常... 其勢必... 說之子... 皆繳云... 商沒八... 刑部... 為... 官... 入... 年... 宗... 受... 遍... 字... 以... 賜

額官吏不增賞庶少... 以六事對皆切中... 中書舍人... 少制國用南... 年以來常有不足... 其勢必至於... 說之子... 皆繳云廣... 商沒八... 刑部... 為... 官... 入... 年... 宗... 受... 遍... 字... 以... 賜



又出轉花等命例事亦春過其過元宗受禪除參知政事即薨上享法孝宗正風俗節財月振士氣勸中道恤民力選將帥取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盡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尋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建康府改隆興請祠靈宗即位郊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務期會該設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供有體郊曰宗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

除少保致仕嘉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慶司文集一百卷制卷五十一卷

錢端信字履和信文府臨海人父沉澶川軍節度使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間調州州如直從閣景遠右文發諸撰仕外服有聲於朝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徽論劾曾闕官當職權重部侍郎之權密都丞旨端禮曾建明用端信為御史是時端信書言為六務出端信有端信書言為六務宗意無復端信張浚出師會符離端信和湯恩退遂倡和議端信禮意有為其之名無用其之實言端信事無益於國恩退大



三 嘉慶皇帝御製 嘉慶二十五年 卷一百一十五  
仲通同劉勳等請賞吳勝八有限矣食日增更有調發  
不易之理上云頃從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  
才可已日經度目前者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奉納  
恩退留張浚議和賊不決雙方立戰上意甚憐之恩  
退諸求六端禮謂對之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  
之濱為戒與虜國是為社稷至計於是恩退復留命  
浚行遠還為乞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  
望使西端禮入奏兩准名曰備守守未嘗備名曰  
六兵亦必精有用兵不勝備律行於經緯師大

變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信國明其端禮既以是  
議必也正言亦編亦劫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  
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時時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  
遂除吏部侍郎尋擢中書侍郎言遣使發兵當進行  
定以盡其糧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  
昔年或有見曹之語不若先遣使請其疑於討焉得  
上云端禮所云是恩退傳旨海西二州歲六  
幸恩退傳金誠謀賊思養心兵入上及中情各思是  
都督之遣軍為端禮或兵部尚書參贊軍事員廷畏  
法不行端禮亦闕上曰前後迭召端禮所不受命  
亦不



戶部尚書等端明殿學士等奉旨禮部議定事無違  
知政事上嘗問欲建場由是持令書兩議行甚力  
誰可建端禮請以王祥行但與合制議許則有奉地  
歸禮部人情等言不與合制議同建與言為如  
建之國或謂端禮易為禮部事及外議上見書  
會曰聽許端禮贊上如其或無之謀國當思遠圖如  
與之知則茂得休息以備內治恭為恭矣亦不見其可  
於遂行諒報比言已回端禮以本議既定元降詔除  
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少不置相端禮以首  
參關相位其急皇長子鄧王夫人地禮也殿中侍

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太常  
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  
第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  
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  
不可為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  
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  
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  
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  
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為皇長嫡孫端禮不懌  
翌日奏嫡庶且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

嘉靖丁巳年 禮部議定事 端明殿學士 禮部議定事 無違 知政事 上嘗問 欲建場 由是持 令書兩 議行甚 力 誰可建 端禮請 以王祥 行但與 合制議 許則有 奉地 歸禮部 人情等 言不與 合制議 同建與 言為如 建之國 或謂端 禮易為 禮部事 及外議 上見書 會曰聽 許端禮 贊上如 其或無 之謀國 當思遠 圖如 與之知 則茂得 休息以 備內治 恭為恭 矣亦不 見其可 於遂行 諒報比 言已回 端禮以 本議既 定元降 詔除 參知政 事兼權 知樞密 院事時 少不置 相端禮 以首 參關相 位其急 皇長子 鄧王夫 人地禮 也殿中 侍



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為太子端  
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無侍讀改提  
舉洞霄宮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  
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  
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  
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青光祿大夫後謚忠肅孫  
象祖嘉定元年為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  
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  
主簿進承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負外郎為參議

官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孝

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心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殺歸

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陸辭奏曰

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

之行次貯貽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

方擁兵闕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

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

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

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是歲幣亦必

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



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撫督府師  
犯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濟國體格事機乎  
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三良具言天子神聖才德奮  
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  
享其福戰則將一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  
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把非  
之卒正敵國禮預歲幣五萬不發歸正入北還上愈  
藉其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遣降人蕭  
鷄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祀言上祖食功養

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祀以俸金不奪命  
辭庶官一歲至相心上銳意恢復祀左右其論會郊  
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三  
希呂論犯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  
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  
中謚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發籍京師  
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  
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都事應



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  
 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夢多說  
 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  
 事至三十一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  
 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  
 何遠以小事形迹之類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  
 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云大臣亦無固志  
 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  
 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  
 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止伐莫二

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奏沮大計  
 罷為司農少卿以直秘閣知信州未上鼎罷陳與義  
 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  
 被召論為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  
 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與前論  
 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奏語人曰元鎮已  
 貶莫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人  
 奏言願陛下以仁恕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  
 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歲之民  
 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慮又言高宗政官之弊宜戒



舉員部指置擢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  
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奏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  
聘曰副端待論君矣待聘乘擢未趨朝亟告之擢即  
奏為起居郎奏方待引擢下致諭閣門曰周奏已得  
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  
問館職擢不許特有詔從官薦士奏以廣問應初不  
相知也光既劾奏以附會落職主管王隆觀復置祕  
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奏不為禮  
轉運李椿年希擢旨劾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  
閭憂患頗仍人不能堪奏獨安之擢死復言且祕閣知

紹興府是權權部侍郎尋集國子祭酒奏科舉所  
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說者為  
問目學者就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  
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兼權  
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奏以魏良臣薦躡屣侍從  
呂廣問奏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等諸  
生都堂投牒留奏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懲戒  
詔作牒書送五百里外州編管奏出知信州隨罷起  
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官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  
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



歲熟市河又理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  
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筵殿脩撰敷文閣  
待制知婺州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  
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  
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徵文細  
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六  
淵會觀也孝宗色為動金主亮為其下所斃張浚自  
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  
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  
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

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無權知  
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  
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之罷不  
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  
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以強  
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值至榻前陛下又或  
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  
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  
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龍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文第  
用之太常奏郊牛養葵言春秋黜食牛角免郊况



邊虞未靖請展知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先文陳康伯  
相奏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  
台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累心淳熙  
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  
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薨考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  
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完命平生聞學不泥傳注作聖傳  
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  
年有司請謚賜謚曰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  
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

尋授以學職以合選奉廷對  
調復州教授未上丁內

艱服除為臨安府教授乾道  
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

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  
以陛下軫念惟恐一夫

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  
集安感乎日絳絲綸息

不虞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  
同於非此重以歲惡空

且無毫租不如藉糶多通員  
今明堂奉獻不自四等

以下通自四年以前額悉除  
地二口非抑不聞此言

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侍郎  
除於事言嘗大子詹事

已除之又特令增員為二命  
無之賜對言也年入物

觀殿上氣蓋高廣諸人財以  
何用上曰觀好野奏公



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學士致命金廷  
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攝三少師點退位師點或  
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一班已定尚欲何為  
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某有守不敢復以為請  
九年使還更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其不已及後金使  
賀正日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字文价於  
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愕然曰一見正人令人  
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兼  
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  
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  
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

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  
卿等各陳所見甚闕大體以則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  
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相奏事  
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  
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虚心焦聽若只宰相奏事何  
用執政為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  
曰朕欲天下事自往來曾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  
供或不以時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言為  
督優者乞不待歲終先朝行之言命已下師點斐然  
曰此策若行上下通道民不聊生或謂命已出矣師



黜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慢更之不速即造寢其議推  
密周必大舉子實師黜曰使天下赤子不獲其壽者  
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不過多忽  
暴下幸即平復師黜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  
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博者上深然之十三年  
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  
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黜倦倦搜訪人才手書  
置文袋于謂蜀去朝廷遠人小難以自見蜀亡之賢  
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  
陳之五年春必負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除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  
黜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  
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六人窮達  
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  
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墓八卷東宮  
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  
使知儂智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燧  
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  
蜀文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



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任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濫就院易一員從漕闈秦燧果中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調壽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父烈烈玉石俱焚在久青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先是察官關朝論多屬

燧以未歷身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昨除蕭燧若何龍溪及民表燧純實無華二可任言責聞除目下外議甚先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為臺耳目多不稱時官官日異之客胡與可都承旨三朴之族以作骨特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喜狀燧習素罷之時復請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未強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高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始燧容直言觀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深不可殺以權上曰嘉納權左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



嘗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  
西湖南北帥司報軍機言所募多市井年少雜糶賈  
往往捕農民以應募亦徇民以充軍名聲最著諸部庶  
得丁壯以為用從之變帥本具軍人骨氣勇猛趙雄庇  
之臺臣謝廉然不敢論燧獨奉能之雄果管救復命  
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言軍仇人之言  
遂下臨安府捕雄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  
孚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從  
刑部侍郎不拜回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  
侍郎李撝上疏留之上亦尋悔嚴地狹財匱始至官

鏹不滿三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  
其羨補積逋諸色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  
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賧士兵廩給群言恟恟  
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群擾市  
燧密籍姓名湮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斬職名非功  
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  
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  
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  
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為請諸朝發  
太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



言仍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  
侍郎旋兼國子祭酒九年為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  
以知閣門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  
以龍圖閣待制為之燧言債師之風未殄群臣多迎  
合獻諛強辨干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  
書充金使館伴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  
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講升侍讀上命令不可數易憲  
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  
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為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  
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  
典霽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高宗出陵充按行使  
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儀使權監脩國史日曆  
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除資  
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四  
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晉  
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十四年進  
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  
喜達累官至太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為南安  
簿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



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  
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  
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  
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靖康之疑除監  
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  
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  
內則儉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  
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  
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  
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  
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  
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而朝  
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寢  
其謚嘗論大淵朝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邪  
解滂雨益甚感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雨怒而  
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知舊非他近  
習比且俱有文學諂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  
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  
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天淵覲厥為行道之人能言  
之而陛下更頌其實此臣所以深憂跪入不報即家



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自秘閣知  
 建寧府自以不為群小所容請相不允上後知二人  
 之姦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香山  
 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  
 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  
 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得圖取寄暴震者皆  
 捨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去丞相陳俊卿欲奪之右相  
 虞允文不樂命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  
 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  
 流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立止案適發廩振

贍以右文殿脩撰再任左庶子命督淮廣全活數  
 百萬進待制敷文閣直學士茂良之功召對奏潢池弄  
 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曉極多願詔監司  
 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為寇亦  
 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垂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  
 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親  
 坐右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  
 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  
 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  
 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



四百一十  
沃豈容亦見於外請詔有司判定七司法淮南旱茂  
良奏取封楮米十四萬漕帥振濟或謂漕充常平  
事今遽取封楮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為淮南只天敵  
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言立見寧能  
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  
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  
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  
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  
參政決無此茂良及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  
參行相事葉衡行中外觀恩茂良慨然歎曰此

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單  
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  
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  
蒙錄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譏毀未幾手詔付茂良  
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其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  
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折俄召良臣  
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與良臣與有力焉茂良  
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年歲上亦不置相因論茂良  
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  
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春衰因疾力求去上曰



朕以經筵召史浩無不瀆疑時曾覲欲以大資誅其  
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驟進覲因茂  
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  
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  
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  
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  
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捷之手詔宣  
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  
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  
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覲乞出中書舍

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  
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  
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  
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  
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  
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  
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接  
覲訟寃遂復通奉  
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  
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覲密令人誅之



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夬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史三百八十六

開禧後言言藉國醫國醫事則其相復國更領經筵事都總裁魏良等奉

勅修

劉珙

王蘭

黃祖舜

王六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意穎

范成大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學父子畫學

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

歸社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監宗院召除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進謚其父召禮

官會問其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



三百八十八  
與吏部員外郎置今式庭中使選集者得在藩閩  
人金犯邊王師並向詔徵多出其子詞氣激烈聞者  
泣下御史社辛老劾官者張去為守口可左遷瑛不草  
制辛老得不去從辛建康兼直學士院事為將還軍  
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為三蜀之及詔出以  
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瑛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  
怒謂宰相曰劉瑛父為浚所知與特為浚地耳命再  
下宰相召瑛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瑛曰某為國  
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真除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  
第為賜李珂關通近習求為督府掾詔從中下瑛皆  
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郴州宣章縣李金  
為亂朝廷憂之以瑛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  
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宣出師曰  
檀輿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司實揚款以兵至瑛知  
其暑行疲急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  
過望軍士感奮瑛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  
募賊徒相捕斬請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實運戰破賊  
追至茶山賊黨皆棄黃瑛執李金以降又嘗嘗用陸者



四百一十  
尚衆瑛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  
田望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言生但  
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  
今卿既誅群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  
歷可觀宜并勅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  
高帝所不悅特當傷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  
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  
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拜中大夫同  
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

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祇窮探聖微曉暢軍務義  
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  
奏除福建鈔監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  
米監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上嘗  
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瑛進言曰陛下誠心感  
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然亦識芥之  
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竊然稱善  
龍大淵曾覲既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其死還之瑛  
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言奴隸耳厚賜之可  
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



業振紀綱命遂止數前指揮使王瑛被旨校視兩淮  
 城壁還密為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君之瑛詰  
 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瑛言瑛退學堂上追  
 琪至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  
 勸狀而去會揚州奏瑛擢郡增築新城瑛遂奏罷琪  
 語在陳俊卿傳瑛時爭之尤力數中皆驚以故獨罷  
 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瑛正且有才肯任  
 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  
 辭猶以六事為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  
 他人所及也召卿奉公領首蠲稅務新創六名能苗倉

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和一粒而四不能輸和率外去  
 反失正移并奏除之除以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  
 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  
 使瑛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  
 通喪三代承之有以漢儒乃有金章無益之說已為  
 先王罪人今邊壤寧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章之  
 名以私利祿之官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無  
 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關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  
 至上再三加勞准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  
 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駭然其言曰象之用於



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逐之則有若周公之與且使吾  
 中國之疫民因於遠美之野設豈仁聖之所為哉湖  
 北余盜數千人入境驅吏以言與曰此非必死之寇  
 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後死揭榜諭以自新  
 聲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數千人復盜果散云其有  
 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以收戰去毋窮追不云者  
 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戰敗之盡擄以歸誅首惡  
 數十餘隸軍籍得廬山二年後知津康府江東安撫使  
 行宮留守曾水旦旱首奉天蠲免錢六十萬緡秋苗  
 米十六萬二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過糴得商欠米三

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萬官糶米上江得十四萬  
 九千斛籍主安且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巷置場  
 平價糶糶貧者不敢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既  
 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士屬  
 疾請致仕考宗遣中使以醫藥來疾重草滑奏言宗顯  
 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言日朝綱  
 以系土氣以系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  
 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持重補闕願  
 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為  
 國蒙言誓誓壯為恨魏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



四百八  
致精明果斷居家若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  
致毀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壽言事  
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問計  
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蘭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為信州上  
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寧太守  
宗辛學蘭迎法駕立道周上三而異之命小黃門問  
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讀  
未竟上喜見頗已明日諭輔臣曰王蘭敢言宜加獎  
擢除承正承尋出守計出降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

事之未得其正也一日糾論自尋出守詔王蘭  
一艘且敢言除益茶御史一曰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  
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  
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臆即對曰德宗之失在  
不自用遂非定天下上退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  
時政闕失上嘉納之樂是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  
皇親不悉舉職給合始廢職數內官督官極言賜予  
之多更轉之易不可不與警懼而正之皇上悚然曰非  
卿言朕不自聞事無由正卿一除德宗弊即集  
吏部曹因主論議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更敢



人即美矣事隆時稟請將大中等八人擢用會少母  
 憂去服除召還為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即位  
 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知樞密院事宗精信初或謂  
 亦不存茲定除目五日自出宗愷八心者輒習之納  
 諸御坐或議違皇宗家廟力爭以益不可因應詔上  
 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  
 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鍾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  
 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薨諡  
 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  
 美議傳于世

黃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

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

對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充無

良者上然之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

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干祿老

於韋布乞自科舉後自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

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充異者州以

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為倉部

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

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

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



料敵詔以寶爲帶御器械兼權給事中張浚薨其家  
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  
年今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曷以勸功乞爲之限制遂  
詔勲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  
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田僅爲  
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不行  
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彥養孫也並閤門祇候祖舜  
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州劉堯仁升右文殿  
修撰知新州韓彥直升秘閣修撰祖舜言修撰本以  
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

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皆寢其命秦熿卒贈  
太傅祖舜言熿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贈帝傳之秩  
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  
走上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  
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  
國家一敗兵而終二將得無快於敵手上嘉納堯于  
官謚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繇溫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雍  
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祿不逮養移病  
而歸闕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



年趙鼎譏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數曰吾居此平時  
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  
浚亦諫居命其子斌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  
人為累息大寶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  
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為變代還言連英循惠  
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  
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一丘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  
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  
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  
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與內除執政擬國子

司業上書曰適之合朕意時經進開官遂除國子司業  
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有月益錢無定名數市銀為  
姦刻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商渡兵輿物價增貴令下五折  
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寸五分令輸六寸五分監司覈月  
計者為定制或所帛惠小民詔二部詳具奏三數文閣知溫  
州提點福建刑倉道臨道有峻嶺曰茶岡聚薄數萬山石  
等確盜乘間剽劫大寶以臺金三十萬募民採數道十  
餘里行者便之提點唐某劾奪宗即位除禮部侍郎大  
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重興以來  
曰正曰和等議定之德本臺不陛下四方日復恢復



國論未定衆心未定無陛下果能則請不備權石諫  
議大夫首論宋傳派該之罪皆行其言三歲督師荆  
襄大軍勢莫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疏請上徹落  
職謫立州大督督軍及移驛曰吾欲亟行大寶奏  
今日之勢殆不可謂以寬爲日張俊復至爲都督大  
寶力言其議有罪夫議言曰大寶言危疑之際  
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橫議天獎湯思退議督府力  
請講和大寶奏請令國事莫大於恢復首言於金敵  
莫難於攻守莫番於用人宰相以財計多宜備虛符  
離師饋名額不除意在覈軍藉歲月給臣恐不惟邊

鄙之憂而患起蕭牆夫大章二上除兵部侍郎胡榘爲  
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三太寶相繼引去非國之  
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  
退太早今爲兵部侍郎當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  
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也日三奏事上復論之  
曰大寶留之經年之亦同宋去幾不兩上奏奏自口言  
謫論宰相多矣若謂留不兩上則論宰相者皆當去  
大寶專請致仕督府詎罷徽宗訪三州合復犯邊  
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實思退中外以大  
寶前言不用爲恨就道元二路致仕乃爲禮部尚書



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審本末左右正言經致遠美大  
實乞復免行錢非是以必為國提舉太平與國官中書  
合人聞安中欲留其行應避併劾之詔大官致仕等  
五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亨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  
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舉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  
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為剛定官入對言司  
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等總計使官以為法除司  
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世忠子彥直直秘閣安節  
宗觀以來因父兄重累因而得職近制皆在討論

今彥直復因父任而授是為廢法也不報任申先除  
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兵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  
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街之未幾丁憂憂  
去遂不出檜死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  
首言治民之道先使後刑今守人志慮不及遠導善期  
會賦稅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早然以教化為務者  
頭申飭令俾無專事法律有可以益教化必之行  
之時獲情者皆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爭以為  
事二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以死等兩浙漕屬王  
悅道翰仁和太楊績微不實王下大理安節并逮悅



道悅道壽皆主繼太子也慶因八求免安節不從遷  
宗正少卿為金使施宜生質正安節節伴屬顯仁皇后  
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送使安得服黑帶  
安節辭難奪四軍生屈服送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  
使至楚州副使耶律普魯巡檢王松馬不得與會  
之安節遣人責其詞色俱屬朝廷恐生事遂劾兩秩  
兼義問使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真已言二  
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特  
已聞欽宗升遐安節言官廟行禮普言前以大臣播弄  
從之遷侍講給事中殿院祥莘者論衣衣為補外衣

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  
淮從卒建康死安節陳進取劫紂備守三策而以  
備守為進取招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揚存中宣撫  
江淮荆襄安節言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  
軍政復授茲職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  
乃首用劉曾主權刻剝庸懦之八何以激勸將士上  
皆納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  
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  
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索輒攻於三城之下孫權築  
濡須為魏軍累攻不克必將取也安等常以寡制眾



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日人得之成功乎日有  
之而及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相接在步下接江  
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老之嗣位給  
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除之凡內侍官  
御樂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  
官臚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除補各有定制毋  
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具姓使得高  
賞為市上嘗對大臣辨其誠實一日因奏事而勞之  
曰近不見綴駁有所見但綴駁朕無不聽龍大淵曾  
親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知事官親帶御器

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覲並除  
閣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  
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  
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  
下即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  
則貶獨於二臣乃為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  
等負中外之譏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  
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  
劾乞竄上意頗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  
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



語人曰金給事言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群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西唐鄧為淮襄屏蔽不可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來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為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彦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尚

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辭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嘆羨以為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俱初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為中司時所薦蓋往謝之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第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



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  
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亨號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  
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  
召試秦檜怒其不諂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  
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為普安郡王剛中兼  
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  
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強則犯邊  
弱則請盟今勿論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  
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為

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躡其言會西蜀謀帥上  
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  
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  
吳璘累官閔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  
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  
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  
崖塹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  
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  
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  
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臘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



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  
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喟曰身督戰而功成不  
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  
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募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  
之佐目使願指內外響應諸汰遣使臣困絕不能自  
存剛中以為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  
後悉召詣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闕額糧給  
之其罷癯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  
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於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  
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

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  
日就傾圮屬九縣繕完未復其舊書諸書武侯祠張  
文定公廟黃巢墓表斷碑惡以示民有文不畜蛇  
為妖殺蛇黜之孝宗受權以官俊進左朝奉大夫召  
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  
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選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  
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為鹵簿使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  
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  
屯田省經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傷疾卒年六十



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文簡是炎間詔借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為兵農以為憂剛中建言五言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岳比去蜀父老避道有追送數百里者餘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隱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李彥頴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北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頴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過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三餘抗守曹冰象效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貨具彥頴爭之

錄怒戒吏煨煉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頴耻自辱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逮陳謙大失一日穡以和戰守和彥頴謂彥頴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恐享其利而不及其言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為諫官而後百餘奏曷嘗



四百一十  
及一和字而高者者是言口是銜舌類陰排之改國  
子博士權吏部郎中次父也及去是受復為吏部兼皇  
子承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六部侍郎經進張叔葛單  
言先三正家之道因及時言語激切上意不憚承類  
口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哉所以敢直言正為  
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具書曰有言逆於心必  
求諸道上帝意遽解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  
太子無左論德旨論是置官寮以為詹事於東宮內  
亦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  
子請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

安無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密奏請論說無  
寸長去年驟躋省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  
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  
講因言士習交靡不然則矯激宜得為實饒亮者用  
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文已久雖欲言嘗民  
事然非便宜一意謹學他日以言於上者皆太子之  
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無道即權尚書無侍讀  
月食淫雨言田已歲以淫雨求言今年美由間非  
無水旱而不問求言之詔豈不言多活幾歲之耶此  
欺蔽成風待從高諫猶慎嘿况其他乎陰沴之興未



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言事云考議又言臣下有  
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諸國  
行亦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以安和得伸言類受  
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  
淮兵備城第及裁減接送之費甚急上嘉納焉十二  
月除端明殿學士尋言是家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  
政事合使至上遣王朴以四金使稍盛受書禮儀久  
不決考議曰須以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  
在張子穎之行不但無益一時左可諫湯邦彥親進莫  
使倖集事自許立節考議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

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  
退遂以邦彥為由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  
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  
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十餘里近亦二三百  
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  
業夫上作色曰卿欲盡撤之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  
亦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  
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火擾翌日復執奏從  
之彥穎彥彥命而遠彥穎論其罪廷新州彥穎在東  
有三歲言罷和事內降德回甚多內待白劉籍石造



器械并端師降旨登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  
類疏叢中經費以進曰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  
曰封樁陛下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  
費矣封樁初意上矍然曰知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  
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  
約有惠政規舉洞霄宮復奏乞政事病羸艱拜起力  
辭二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孟卓禮繁特免卿諫官  
論真子殿人至死奉祠錫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  
屬縣錢十二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  
士正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

載自奉澹約食繇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  
將了不相聞堯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  
中興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  
戶部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  
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躡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  
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  
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嘉訟成大爲翔義後隨家  
貧嘗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輸第至二十年民便  
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



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  
漢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幾壞成大訪故迹  
壅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既確有  
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蕪崇政毀說書乾道今  
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  
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布增五分爲錢三千  
足今緡實貴當倍時直上故爲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爲  
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  
之遷成大起居卽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  
使國書專求陵寢蓋必使也上面詢受書事成大乞

併載書中不從金廷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劾  
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  
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旣爲叔姪而  
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指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戲  
書乎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  
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成大之未起也金  
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  
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  
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遽加一  
等此非以嚴致乎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



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  
說命竟寢知靜江府廣西竄價專籍塩利漕臣盡取  
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敝詔復行鈔塩漕司拘  
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  
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  
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塩商上書乞復令零販  
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為非下有司  
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二寸為限詔加至  
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除教文閣  
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  
結蕃列等尤桀驁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修堡  
砦乃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  
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商請邊黎為要  
地增戍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  
八悉築柵分成奴兒結擾安靜些發飛山軍千人赴  
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  
蠻女常道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群蠻使相疑貳俄禽  
文才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  
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太軍更戍成大力  
具其不可詔尊高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



漢廣甫五十九比自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  
曰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  
抑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  
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  
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  
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  
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  
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密營紹興二年加大學士  
四年薨成大素有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撰  
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疑石澗有石

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遺囑以未嘗言耻為深恨王

蘭犯頑忠諫剛陽嫉惡不稍遷法沒非罪遠謫朋交

絕踪大寶獨從之滿廷片權姦了無顧忌安節匪秦

檜排淵翹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

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與時是馳夜走吳奔一

戰却敵成大致書之度幾於見殺卒不辱命與有口

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者與

若祖舜奪楊忽思禡秦燹後發憤忘食於陳亮言願論事

激烈披露忠氣亦可尚也

卷之三頁十六



列傳卷第一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史三百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黃洽字德潤福州候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為太學



國子博士樞密院編脩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爲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爲謀上矍然洽徐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繇祕書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秘閣儲英俊爲異時公卿用行黃洽詞可及之除右正言首奏諫臣非具負職在諫爭朝政有關所當盡言上亦以爲端士許其盡言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宮心則壇壝

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游歲荒歉之由必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度差官按視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遼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一旦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攬摭細故他慝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志



肆武洽因風諫言願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  
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  
孝可爲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  
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  
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  
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  
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  
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  
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

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入露章以薦亦何不  
可潭州奏彊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  
議洽曰彊盜異心盜以其故爲也若止髡役三年之  
後圈檻一弛稀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况後時  
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除參  
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可  
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鑿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  
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  
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



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  
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  
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託風雨  
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  
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  
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  
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為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

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  
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

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  
校居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  
答曰他足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  
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  
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為問  
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  
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  
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  
文為詩乃是特善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  
語者時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



臣者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入無  
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  
者迫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  
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反少受知於喻摶既  
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摶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  
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尼禱雨名  
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  
是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  
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夜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愿  
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與不思非所愿異

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  
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  
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  
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方排  
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  
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  
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  
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  
可無慮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  
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逢



萬滿逕一室蕭然。餼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膏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史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山。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

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臺。王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公檄歸省。其母繼卒。左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爲吏部郎中。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二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歛。定期會。



室濬漏悉爲補發尋丁內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祕  
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  
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自  
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  
錢萬餘緡工匠洗濯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  
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  
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  
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  
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  
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脩自

講和以來將士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  
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之時無事  
詔令有兩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  
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心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  
後號令必行美三十二年庚信以孝宗名與唐廬江  
王晉楚王同詔改爲轉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  
相陳康伯遂改其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  
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  
王晉內禪擬秀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昭宗受禪於  
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請改元重德應



辰謂契丹等以証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  
 所定議太上尊號亦尊陳康伯等以光宗壽聖為  
 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詔宗元尊令不當復  
 况太上視天下加尊敬履巽履禮應辰主之尤力  
 或又言主上奉親為得接元尊有尊為地於是議狀  
 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管等十二人  
 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宗近身神聖乃英宗詔節  
 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亮豈可  
 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江應辰奏  
 不樂吾於是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

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  
 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  
 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前置使知成都府陞辭特降  
 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玠令以撫諭詔申嚴  
 號令既至免利路及餉運從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  
 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  
 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網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  
 險宜停江而下詔吳玠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  
 辰與玠帥三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玠勸合  
 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



四百一十  
應衣與兩漕官列奏言勘合不以斂計而以費石匹  
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  
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  
雖非與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  
興精兵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衣密奏以關陝大將  
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  
司暫領其任璘死應衣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  
璘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衣接張浚例  
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奏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衣奏  
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

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  
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為此原據上曰論極自  
理遠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衣奏利國除  
梓軍馬糧料隨民力為募官雜文雜錢民不得半價  
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  
結度牒上曰在應衣治蜀喜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  
結度牒四百紙為額本擬齊遠移書諸路漕臣亟救  
荒且以餘餉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  
密院事進言曰江應衣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  
不及已得言召還抑之變仁年畿樞起為監官及旁



百一十  
郡即具奏且撥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謀真渠魁餘悉  
擒定或白之虞允文曰臣師得無將盜事不上聞乎  
宣司乃密奏使人給應辰曰印寇事未敢奏不審制  
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為成眷  
一府激賞緝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  
對以畏天愛民為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頭憂軍  
政民事章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害惠應辰  
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羅預借  
乃州縣累歲相切對羅則以浦州縣闕乏民輸米一  
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文且多取贏陛下近捐

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羅患止數州一顧并除之則弊革  
無餘矣除吏部尚書曹蕪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  
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象一日諫良材對上告  
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謗謾良材奏臣與應辰非同  
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遠奏  
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  
大憾乃為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  
董教事中外貴人皆側目德壽言方楚石池以水銀浮  
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之此買之  
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



乃自與水銀邪應。知之方成。去會復出。發道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遂矣。仁方辨。新在則。補外之。請自得。乃方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王。被。旨。揀。馬。過。郡。產。有。簡。其。禮。王。歸。善。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共。平。江。之。不。洽。者。上。怪。之。平。江。采。綱。至。有。折。閣。事。上。遣。錢。穀。力。疾。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及。接。物。溫。遜。過。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增。延。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老。一。胡。安。國。時。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皆。以。造。道。之。立。立。皆。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

易懲忿窒欲。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疆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



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  
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  
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  
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  
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  
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  
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  
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  
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  
貢翠物焚之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

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  
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為祕  
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  
十朋不可臯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  
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  
斃一主生曷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  
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  
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  
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教謀以圖恢復蓋指張  
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



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大  
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  
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  
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  
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  
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  
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剥下賂上結  
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  
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

中兵權其言大畧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  
馮方胡憲查籛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  
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朋  
以為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真以春秋災異之  
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太宗正丞亟詣  
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帥金陵  
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  
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息以副太  
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  
之刑賞宜若斧之協堯斷然行之豈繼述之道拜司



封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  
宜有以革之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  
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  
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  
銓曰此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  
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  
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先祖宗安社稷  
國前王乃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晷是也承前世衰  
微而興者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  
高宗皇帝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

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一  
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  
聞每對群臣奏事則曰當如初業時又曰當以馬上  
治之又曰其事業當俟恢復後為之比因宣召語及陵  
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以康高宗宣  
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或在位者  
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  
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壅蔽忌言蔽賢欺  
君訕上上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等疏謂陛下雖能  
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通都



字四百二十八  
浩嘗為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  
祠文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  
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蘇軾名出入  
史培龍文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許病求退任十朋并  
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紅羅嶺所者萬計  
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為王先之以招納不  
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遠加  
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  
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  
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

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  
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  
王師一不利橫議蠡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  
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  
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脩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  
立固不以一蚋為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  
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  
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  
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  
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



迺請故學基益其園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  
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  
車從問道去衆善斲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  
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  
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書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  
券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  
錢初貢闈又爲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  
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  
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  
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

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  
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  
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  
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遂力  
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杖拜謁東宮太子以  
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  
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  
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謚曰忠文十朋事親  
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如慈生養其名沒而二子  
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准范



仲淹韓琦唐介自此朱熹張栻難敬之子聞詩聞禮  
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  
州江東轉運判官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希中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  
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希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  
進楫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  
處州處舊苦丁絹重希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  
希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希勸高宗專  
務脩德痛自悔咎造見群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  
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言遣

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希言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既而金主亮  
繫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希請遂駐蹕以係中原  
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  
希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  
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  
一時色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鑿之後西師  
之聲援不接北上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  
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  
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



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陞辭陳裴自對唐  
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太原無越  
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  
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帝輿致十  
一人者與令官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帝以積宮在奏免  
支移折變鑑湖及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  
治帝去大姓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  
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  
毆傷酒家保下捕治之徇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

帝使金復除吏部侍郎止議以龍大淵爲副帝曰是  
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乃  
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帝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  
忌未幾俊卿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  
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冊以梁姑溪歷陽  
築者又役漬歸聲言欲趨郡境帝呼至城下厚犒遣  
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帝前  
後守六郡各以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  
奉太平祠屢言者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  
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己事與



其得業於百姓軍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且閑者  
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為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  
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為  
文恢博有氣中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  
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  
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  
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  
薦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衰新立求  
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詰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

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  
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  
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使朝廷過聽使  
督府不得專聞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  
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  
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  
使盧仲賢李拭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拭自北來難  
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  
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  
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良翰



勅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則任  
浚爲重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  
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揚存中爲御營使總殿前軍良  
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  
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拭不敢涉淮良  
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  
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遣  
王之望龍太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  
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  
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

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  
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徃俟  
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  
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  
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爲左司  
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  
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  
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  
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  
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下幸



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撲實緩急猶可倚賴且退庸  
狡小點大癩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下相之  
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稽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  
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  
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  
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  
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  
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爲宗正少  
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  
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

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  
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閔  
門王抃矯詔遣妾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  
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爲太子詹事  
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  
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  
者良翰退上䟽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  
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  
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此八



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爲之嘉歎詔遣侍講  
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  
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  
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  
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  
衆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  
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高宗下  
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斂氣所生多爲兵兆國家爲  
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

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  
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爲首進  
一階遷敕令剛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  
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  
善再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  
諱不錄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  
義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  
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  
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  
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遷書丞



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御史  
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疆禦故有此授  
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莘老因奏事  
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  
上以爲然俊卿乃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  
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  
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  
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  
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敕侍從堂諫監司守臣  
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

老居半至不能介冑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帶御  
器械劉父完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爲姦利一日見莘  
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莘老以聞亦監嘉州稅知樞密  
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乃漫書至聞金將兵犯邊  
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勸麟一按致同上避事  
辭難恐懼至於撻泣最有哭殺富鄭公之請尋與官  
觀疏母上乃責瑞州宰醫及官使三繼先信寵干法  
富壽公等丁某直迫閣居第稽疑別業外帑徧畿甸  
數十年無敢撻之者聞邊警亟登車實歸吳興爲避  
敵計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卽其藥



四百一十  
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也曰繼先罪惡彰彰足數  
臣所奏其大槩耳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  
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任子孫皆勤得藉  
其貲以千萬計詔擢殿入御前邀賞厚專以賞將士  
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畧其頂  
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一疑其未審不樂莘  
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  
顯謨閣知遂寧府然事中金安節中言是日劉珙封  
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  
這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恪獨處甚重之一日因

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  
幾遂擢用莘老官中都又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  
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莖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  
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為諸州最孝  
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脩內政養根本尋卒  
年五十八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  
吳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



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力焉

黃命

千八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

列傳

內

列傳

內

列傳

內

列傳

內

列傳

內

列傳

內



